

火车向着临沧跑

□ 马迎春

儿时,最喜欢一首歌,《火车向着韶山跑》:车轮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跨过山岭越过河,迎着霞光千万道,车厢里面真热闹,藏族大爷弹起琴,新疆姐姐把舞跳,蒙古叔叔唱起歌,一路歌声一路笑……

临沧高铁开通,来自临沧在省城工作的我心里时常响起这首歌的旋律,情不自禁独自在阳台上哼唱起来,一幕幕往事如同老旧放映机上的电影胶片,轮番播映出……

5岁时第一次离开凤庆县雪山公社雪华大队,妈妈是购销店售货员,乡亲们经常找她买盐巴棉布水火油(煤油),爸爸是小学教师,承担着山村里孩子们的启蒙教育,从雪华村到县城,五十公里山路,农民王大多的肩上,一头担着物品,一头是我和弟弟的摇篮……

15岁那年恢复高考上大学,坐了三天汽车到昆明,三天三夜火车到北京,火车这东西真快啊,比汽车快多了,望着车窗外的河谷山川,心情如火车般飞奔起来,全然不顾肿胀如发面馒头的双脚和蒸汽机锅炉扬起的煤灰盖住了头发睫毛和脸……

19岁那年大学毕业返回临沧就业,又是三天汽车,路上住两晚,南涧公郎国营旅社的被子让人难忘,刚睡进去冰凉,一会儿粘粘地贴在身上,再过一会儿虱子跳蚤臭虫轮番上演吸血大战,浑身留下各种疤痕作念想……

工作以后到昆明开会,可以坐单位派的吉普车了,还得走两天,如果赶时间,一天也行,十六个小时,司机疲惫不堪,我们腰酸腿疼,

2001年临沧飞机通航,不再受公路里程漫长之苦,却又常常误点,机场候机厅里留下了我许多等待的身影……

铁路是临沧几代人的梦想,为了修建滇缅铁路,建设抗日大后方,20世纪三十年代,临沧人肩扛手拉人背马驮,到建设工地流了多少血和汗,修筑计划最终搁浅,那些滇缅铁路遗址上的涵洞桥墩路基伴随滔滔南汀河水发出声声叹息……

2020年12月30日,临沧人圆梦的日子,动车通达,天堑变通途,山边水尾的末梢临沧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春节回家,迫不及待提前一个月买了动车票,3天行程缩短为不到4个小时,难怪人们总是用飞奔的列车形容飞速发展 and 时代变迁。我那赶着马帮穿校在崇山峻岭中的马锅头爷爷如果还活着,他会发出怎样的惊叹!我那长年累月靠双脚走村串户对学生家访的爸爸如果活到今天,该有多么激动和感慨,我那习惯了山间铃响马帮来驮来农村百姓所需百货的妈妈如果活到今天,该流下多少喜悦幸福的热泪? 燃起心香一炷,让袅袅的烟徐徐飘到天堂,告慰包括滇缅铁路修筑者在内的所有亡灵!

我不是第一次坐动车,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激动,列车时而飘若惊鸿轻松自如舞动着身軀翻过一山又一山,时而宛若游龙叱咤风云奔腾着健步跨过一水又一水,时而像白色大虫在群山肚脐眼里进进

出出,时而如七彩飘带游走于大地阡陌乡间田野,两车在高架桥上交汇时场景蔚为壮观,那是天宮玉帝率性而为挥动神鞭驾玉马君临天下。

与当年向着韶山跑的火车相比,动车又快又平稳,时速可达160公里,放一杯倒满的水在座位后的桌子上,一滴水也不撒出来,动力由煤到电,干净,舒适,安静,车厢里的乘客们欣喜的神情挂在眉梢,有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有脱贫后外出参观的老乡,有村里组织没坐过动车的老人集体乘车体验,有年轻夫妻带着孩子回家探望父母,有外地游客来休闲旅游观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方言,同样的心情,那是圆梦之后的舒心畅快骄傲满足。

去凤庆老家不用开车了,虽然是高速路毕竟还要爬坡下坡,一个半小时车程坐动车半个小时就到云县,临沧站候车大厅里专门设置了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通道,服务员引导着有序排队检票,窗明几净,温馨舒适,连厕所都如客厅一样干净,列车到站了,上千名乘客扶老携幼出站入站的场景散发出人间温情,让我的心暖暖的,幸福啊!

弟弟开车四十分钟到云县火车站接,几天前他刚从这里接回昆明上班的女儿,一路上交谈的话题都是感叹动车的快捷方便和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动车和高铁开通带来的不仅仅是幸福,更是临沧纳入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打造“健康生活

目的地”“绿色经济”“绿色能源”三张牌的重大机遇,是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历史机遇,不远的将来,火车将通往缅甸等国家,对推动国际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可限量。

铁路和高速公路极大提升了人流物流效率,降低成本,对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作用巨大! 这是希望之路,发展之路,通向未来之路!

朋友,你到过临沧吗? 问十个人有八个回答没有,耿直率真好客的临沧人把每个客人都当亲人,掏心掏肝热忱大方地接待,还要做错事似的为路途遥远劳顿了客人小心翼翼地道歉,临沧的大美壮美秀美在滇西南澜沧江峡谷中沉睡千年,就像打歌调子里唱的:好花开在背阴处,无人欣赏无人识。

朋友,到临沧去吧! 动车高速路已通,日行千里,遥远不再是距离;

朋友,到临沧去吧! 人类最后一块秘境之地,正等待着你掀开神秘的面纱!

朋友,到临沧去吧! 2.4万平方公里的临沧大地敞开怀抱欢迎你!

朋友,倘若灵魂无以所寄,一定要到临沧去! 徜徉在希望的田野,鲜花盛开的村庄,喝水酒,听古歌,和民族兄弟姐妹一起与星星月亮共舞,在原始森林的小屋里品尝野生古茶,观摩动物运动会……寄情山水,物我两忘,找到灵魂栖息地!

车轮不再飞,汽笛不再叫,火车向着临沧跑……

邦马山 冰岛湖 坝气山

□ 李廷珍

2019年春节期间,我参加“万名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回到故乡勐库坝气山,重新走了一遍那些熟悉的地名,磨烈梁子、红豆树梁子、大箐地、荒田山、杨家茶地、新茶园……关于故乡的那些记忆,虫鸣,牛哞,绿色的茶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土地的情义,人与植物的交流,都藏在心底没有褪色。出乡的路曲折,漫长、悠远,要用很多年去行走,而回乡的路却笔直、迅捷,立马就可以赶到。这是因为故乡一直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从来没有也不会远离。

写故乡的山水,总是有些不自信,也许会觉得近处无风景,也许就像当年放暑假代替家人去荒田山的稻田护秋,路过荒田山河边的那段密林时,脑海里时常闪过“人生就是一场宿命”的执念,虽然是再熟悉不过的田地 and 山路,内心还是突然发凉害怕起来,只好赶紧大声地唱歌,为的是用声音制造的热闹替自己壮胆,掩饰惶恐。总以为故乡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熟悉得就算是在梦里也不会走错路。因为小时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样能走在田间窄窄的小路上而不摔倒,一样知道哪里有一个坑哪里有一洼水。可这次回去才发现,我熟悉的只是小时候的故乡,40多年的变化,彼此都有些生疏了,好在那种亲切感依然还在。

勐库的地形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两山夹一河一坝,两山指邦马山和马鞍山,一河指南勐河,一坝指勐库坝,邦马山和马鞍山对峙,南勐河流经两山之间,勐库人习惯以南勐河为界,将南勐河东边称为东半山,河西边称为西半山。双江茶树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茶园80%都分布在勐库的东半山和西半山,东半山和西半山凡200年以上的古村寨,村村都有人工栽培型的古茶园。

邦马山是一支南北走向的横断山系,位于双江与耿马交界处。邦马山的主峰就是勐库大雪山,位于双江县勐库镇境内,主峰海拔3233.5米,从县城所在地远远望去,重峦叠嶂,形成了一道面向西北方向的绿色屏障。大雪山没有雪,相反,此地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著名的勐库野生古茶树群落就位于勐库大雪山海拔高度2200至2750米的地方,这里年均温度低于11℃,年降雨2000毫米左右,这里的自然条件正好是茶树生长的天堂。这里,是孕育勐库大叶种茶的摇篮。人迹难至的原始森林中,分布着目前已发现的海拔最高、密度最大的野生古茶树群落,大部分树龄在千年以上。有2700年的勐库大雪山1号古茶树,就位于此。“千年万亩古茶园”之名因此而得。经过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等科研部门的植物专家和茶叶专家的鉴定,大雪山野生古茶园是茶树起源中心之一。勐库大雪山的迷人,在于它的深邃和神秘,数十里青山延绵,渺渺茫茫,它犹如一块天然的璞玉,经过时光的雕琢岁月的涤荡,远远望去,一层层的山,此起彼伏,高低错落,数万亩古树纵横交错,遮天蔽日,每个初次看见大雪山的人,都不禁会感慨造物主的鬼斧神工。作为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这里更像是纯正意义上的“世外茶园”。

大雪山脚下,勐库的西半山,闭着眼睛就能点出一箩筐出好茶的山头名来,如冰岛茶区的南迫、地界、坝卡茶区的甲山,懂过茶区的磨烈、坝气山,大户赛茶区的大忠山、河边寨,公弄茶区的小户赛等等。

坝气山就在邦马山的一条支脉上。和磨烈毗邻而居,属于懂过村委会,海拔1750米,主要以汉族为主,现有60余户人家,距离勐库镇有24公里、距离村委会有5公里。村子的北边有条叫作荒田山河的小溪逶迤从村旁穿过,流过竹木掩映的山谷,顺着山势流入坝卡河,当荒田山河流到坝卡村的南等组,便和源于临翔区南美乡南楞田分水岭的南勐河交汇,流出一片开阔的小坝子,父辈们在坝子周围开垦了一片稻田,就叫坝子田,所以这一段南勐河老家人也叫坝子田河。河水流到难等村脚下,一座横空出世的巍巍巨坝将南勐河拦腰锁住,南勐河在这里驯服了下来,如同少女般温柔地依偎在群山脚下,回流数十公里,形成了一个狭长宁静的高原湖泊——冰岛湖。由于大坝对水位共同提升作用,使得原来的青山变矮,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湾星罗棋布,由森林簇拥着的犹如明镜的湖泊,在这里形成了山、水、林为一体的茫茫林海,碧湖清溪秀美景观相映成趣,也孕育了享誉世界的以冰岛古茶为代表的勐库大叶种茶。一池碧水犹如一只深邃的大眼,倒映着湖畔那些人家的朝朝暮暮升起日落,绿水荡漾的湖面,一个与茶有关的绿色之梦在烟波上崛起。那片满是故乡人印记的坝子田,已经成为一种记忆封存存岁月里。

冰岛村和坝卡村相连,坝卡村和坝气山村隔河相望,两个寨子中间的直线距离也不到3公里,也由此形成了一个大概口,空气流通得很早。坝气山的植被保存完好且具有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好处在于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环境,其中植被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而这样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坝气山的茶园在这样

的环境中就不容易受到破坏,生命力旺盛。坝气山的茶园一般都是选择无农残的管理模式,每年两次给茶园锄草松土,每年一次的修枝打叉,都是手工完成。受冰岛湖影响,坝气山和磨烈的温度比周围的村庄相对稍低,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气候、植被和土壤资源,也造就了这里盛产好茶,整个村满山满坡的除了林地都是茶园,其中古茶树占据茶园面积的40%左右,古树的树龄300至500年不等。古茶树多数就分布在村庄周围的杨家茶地,离村庄稍有距离的也有几块,当地人叫大少爷地基、凹子茶地、叶家茶地、新茶园(“新茶园”这个地名是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不是因为新种植茶园得名。),其中杨家茶地的茶更具特色,被一些茶商收购后以磨烈的名义出现在市面上。有的古茶园相对保留得较完整,然而有的古茶园就略有遗憾了,因为早些年古树概念还没成立的时候有近一半的古树为增加产量而被矮化过,好在还保留了近50亩的古树没被矮化。

高纬度、高海拔、多云雾、零污染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坝气山的茶叶味浓、耐冲泡的优势特点,既有口感厚重浓烈,苦涩较为平均,香气饱满丰富,持久度好,汤质稠厚顺滑的勐库茶特点,又有西半山茶的清香,条索清晰,芽尖肥厚多毫,叶片壮实完整,滋味柔顺,醇厚浓郁,回甘生津迅速,喉部非常舒服,尾韵足,二十泡后,仍留有香甜滑柔感,后期尾水甜度高且不易出现汤水分离等特点,是典型的西半山滋味。

从懂过去磨烈,再翻过磨烈梁子,就看见茶园掩映的坝气山,那一片一片的茶园,从村前一直绿到村后,从山脚一直绿到山顶。所有的土地都覆盖着绿色,一点绿或许略显单薄,可是一垄连一垄望不到尽头的绿连成片的时候,震撼人心的绚美便出现了。望不尽眼的山坡,团团簇簇的茶枞你挤着我,我挤着你,背后的大箐,云雾缭绕,看漫山遍野的茶园绿得醉人,看悠悠茶雾在眼前氤氲。此时,所有俗事的烦忧都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闲适与平静,这个绿色的地方,足以令人安心。

在茶园里,生命的韵律就是一道深沉昂扬的歌,在岁时的风雨中荡气回肠。在茶园里,一切生命都向往天空,拥抱阳光。包括小草,包括青绿撩心的茶树。在茶园,挥汗如雨的茶采人,接受着土地的洗礼与恩泽。而他们,膜拜土地,与土壤气候水分节气茶树相濡以沫,共享悲欢。这些,都是坝气山最清静的景致,也是我码字的缘由。在茶园里,只要静下心来,就能聆听到生命的萌动,生命的勃发,生命的永恒。

那些曾经种玉米、种荞麦的山地,都被种上了茶树,很多已经绿意盎然。村庄里到处修建着制茶的厂房,山村路上各种车辆往来穿梭,采茶便道上来来往来的摩托车,彰显着交通的突变。冰岛湖环绕在山村脚下,守着山村最朴素淡定的岁月,与天上的白云做伴,与周围的青山为邻,与那湖畔的一草一木低低地诉说着衷肠。湛蓝的天,灿烂的云,连绵的山,清幽幽的水,仿佛是上天将人世间所有的灵秀都洒向了这里,而所有的喧嚣被山水轻轻阻隔在尘世之外,所有有幸与它相逢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褪去俗世的浮躁,挽着风,牵着梦,静静地与这里纯朴的时光款款而行。

记忆中,坝气山的茶源源不断地从马背上运出大山,换回故乡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古远的茶马道虽已沉寂,而现代化交通工具带来的茶叶贸易却更加繁荣昌盛。近些年来,坝气山茶价格也一路攀升,但比那些名山寨的茶来说,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茶。一片又一片的茶叶在故乡人手里愉快翻飞,一块又一块的茶饼,彰显出茶农富裕的厚度,更丈量出茶农奔小康的高度。

邦马山麓中众多的清泉、飞瀑、溪流,潺潺流水给群山孕育了灵气。邦马山的古茶见证了勐库茶乡的历史,世代生活在邦马山脉的故乡人的生活,自然成了与茶守望、与茶相伴的生活。冰岛湖哺育的故乡人性格像茶,清醒、理智、不亢不卑,执着恒久。缘此,人们习惯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增进友谊。我对坝气山茶的情愫是发自内心的,就像那条生命之河永不枯竭。也是故乡茶俗茶事给了我洞悉生命本质、守望平凡人生的动力。喝一杯源于邦马山支脉的山泉水冲泡的坝气山茶,放纵思绪,看天上云卷云舒,感知唇齿相依的灵犀翩舞……

金庸说,理想的爱情是一见钟情,从一而终,白头偕老。这就犹如邂逅一款好茶。在整个勐库大叶种茶的江湖,坝气山的茶并不是很出名,它就像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少女,原本略施粉黛便可成为西施,可是乡村少女直到成为母亲,也不会让工业的香粉在自己不用修饰的笑容上改变什么,就静静地生活在云雾缭绕的高山上,在最佳的时间采摘,经过精心烘焙。希望懂的人来择水选器,并用心品尝。如此,便可芳香四溢,回味无穷,坝气山茶,等您遇见。



山花浪漫

周武 摄

允楞的春节

□ 陈彩萍

我的家乡位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允楞村,父亲母亲都是扛锄头的庄稼人。脸朝黄土背朝天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勤劳的父母舍不得家里地荒着。父亲在菜园里种上各类蔬菜,青菜长得绿茵茵,金灿灿的油菜花引来小蜜蜂采蜜蝴蝶翩跹。让人情不自禁想吟诵宋代诗人杨万里描写农村早春风光的一首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菜园里还有西红柿、韭菜、草莓、萝卜、葱蒜、辣椒等长得郁郁葱葱水灵可人。春风吹来了满地的落叶也传达着春节的嘉讯。儿时,最盼望过年,盼压岁钱,盼满桌的美食,还有糯米粑粑,和父亲神秘庄重充满仪式感的祭祀。

每年冬腊月父亲都要挂些腊肉和香肠准备过年吃。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至年三十这段时间叫“扫尘日”,父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扫尘,还给我们讲禅师对扫尘有两种不同的悟法:“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是渐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父亲总是这样用生活中的小事让我们感悟人生,打扫卫生也能悟出些人生道理。

除夕这天天微微亮,鸡叫头遍,约凌晨五点钟父亲挑起一担子新鲜的蔬菜拿去集市卖,换些糖果肉食回家。过年,菜都要比平时的价格好

些,父亲置好年货,诸如门神、香、春联、炮仗等满满一篮子挑回家。选春联时,父亲总是很仔细看春联的字和内容,通常厨房、卧室、客厅里贴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买好年货后父亲要尽早赶着回家。全家人要洗个澡,父亲母亲洗好澡后,烧好水,依次给我们几姊妹洗澡,母亲说洗好澡就会遇到好运气。我们很相信母亲的话,洗得特别认真。现在想想,那时缺衣少食的,父母希望孩子们吃得好些,邻里之间互相有个照应吧。

儿童都是一样,有好吃好玩的日子就很期盼。如同期盼星星月亮一样盼过年,盼望着过年,刚过完年又盼望着过下一个年,盼着盼着,春风来了,吹红桃花,吹醒李花,吹绿小草,家里的炮仗花也红红火火开满院子。春风带来了年味,传递着回家的喜讯,吹来温暖和父母的爱。有父母在时,才有浓浓的年味,我们一般是在孟定陪着公公婆婆过完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初二才回娘家陪父母过春节。

回家乡允楞过年,又勾起儿时满满的回忆。我家乡是一个傣族村落,这里有美丽的水库,蓝天白云三尖山倒影在水中,也映着我们儿时拿鱼摸虾的童趣。过年时水库的人要比以往多些,有吃烧烤的、吃凉虾冰粉、吃傣味各色小吃的,热闹非凡。除夕这天,父亲母亲都要早早起来,把糯米饭蒸好春

粑粑。母亲把准备好的苏子、芝麻炒好在石臼里春好后,再把香喷喷的苏子和芝麻拌好放在簸箕里,然后把刚从甑子里盛出来的糯米饭放在石臼,父亲把木棒头高高举起来用力舂下去,不大一会就把糯米饭舂成软糯的粑粑,母亲把舂好的糯米粑粑团成团,两面都沾上芝麻和苏子,趁热咬上一口,软糯香甜,那味道,绝了。现在想起觉得口齿之间还留着那香味。

每年春节,小孩子眼巴巴地盼着新鞋新衣、水果糖,还有用细棍子栓一颗线吊着圆米花球的米花糖,米花有红白相间、黄白相间或蓝绿相间的,吃一口香脆的米花满嘴甜甜心里去。父亲还会买回点老饼干,酥脆的饼干让我至今想起来馋得口水直流。

晚饭前,父母把满桌鸡、鱼、肉、白菜、茴香、香肠等菜肴摆上八仙桌后,把香火点好。祭祀也是儿时最期盼的,期盼满桌的佳肴和父亲的虔诚。

大年初一,吃饺子和头天的剩菜,预示着年年有余。凌晨五点钟,村里的小男孩就来拜年,边放炮仗边喊:“拜年喽!拜年喽!”

春节期间,傣族男女青年相约后聚在路旁大青树下,水库边小河边,跛脚丛林间,互相抛掷花包。花包约5寸见方,四角缀有五彩飘带,内装糠、木棉或攀枝花及少许

沙子。对手是相约的男女青年,接不住包认输,输者须将礼物送对方。只见那个年轻英俊的少年把五彩花包丢到心爱的女孩手里,女孩脸上飞起两朵红云,又把花包丢回给男孩。如果男孩中意她会故意闪开接不到她花包,男孩输了把钱塞在花包里丢给女孩,就在一颦一笑间,一来一去里,爱情系在花包里,荡漾在青年男女心里。女孩若中意他,晚上和男孩约会时把红包退回给男孩,在清风明月下,在徐徐晚风中互诉相思。

村里节目精彩纷呈,打陀螺,傣语称“朵旱”,是傣族群众喜爱的体育娱乐项目之一。每年春节,寨子里都进行打陀螺比赛,老幼均可参加,根据不同年龄,邀约对手较量。孩童纷纷跑到现场呐喊助威,为选手喝彩。也有青年恋人相约荡秋千,小卜少轻盈婀娜的身姿和男孩潇洒的飞影在风中,一阵阵清香迎面吹来。男孩唱道:“阿哥阿妹荡秋千,荡来荡去荡到天空里,好像燕子云里追,阿哥阿妹在一起”。傣族青年的春节写满爱情故事,一对对青梅竹马在春天里私定终身。

爆竹声声辞旧岁,在一年又一年的春节里,父母渐渐老去,盼望着回家陪父母过春节,盼望着带爱的人带孩子回家过年,父母在,春节的年味更浓。